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 GRAVITY'S RAINBOW

## 万有引力之虹 (下)

[美国] 托马斯·品钦 著 张文宇 黄向荣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 GRAVITY'S RAINBOW

## 万有引力之虹 (下)

[美国] 托马斯·品钦 著 张文字 黄向荣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有引力之虹/(美) 品钦(Pynchon, T.) 著;张文字,黄向荣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书名原文:Gravity's Rainbow

ISBN 978-7-5447-0539-4

I. 万… II. ①品… ②张… ③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1309号

---

Gravity's Rainbow by Thomas Pynchon

Copyright © 1973 by Thomas Pynch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4-050 号

---

书 名 万有引力之虹

著 者 [美国]托马斯·品钦

译 者 张文字 黄向荣

责任编辑 姚 燚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31.5

字 数 776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39-4

定 价 88.00元(上、下册)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鳳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鲁迅全集 郭沫若全集 茅盾全集 巴金全集  
冰心全集 沈从文全集 萧红全集 端木蕻良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鲁迅全集 郭沫若全集 茅盾全集 巴金全集  
冰心全集 沈从文全集 萧红全集 端木蕻良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鲁迅全集 郭沫若全集 茅盾全集 巴金全集  
冰心全集 沈从文全集 萧红全集 端木蕻良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曹湜全集

鳳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强 汪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谭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员 刘健屏 黎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锋  
余江涛 吴迪 吴源 胡明琇 章祖德

---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主编 陈众议 王守仁  
项目总监 顾爱彬  
项目执行 王理行



夜色轻柔,繁星满天,是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sup>①</sup>喜欢描绘的那种南美大草原之夜。潜艇静静地在水面上轻摇,甲板下时而传来水泵抽出舱底污水时发出的嘎嚓声。埃尔·纳拓<sup>②</sup>在船尾弹着吉他,弹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忧伤的小调和舞曲。这些是静夜里唯一的声响了。贝劳斯特吉在下面忙活着发电机,露丝和费利佩睡着了。

格拉谢拉·伊马戈·波塔莱斯懒懒地靠在二十毫米口径的枪座旁,心事重重。当年,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广交朋友,无人不知却又与世无争。西普里亚诺·雷耶斯<sup>③</sup>曾经帮助过她。“阿根廷行动组织”被取缔前,她还在那儿做过事。文人骚客对她都情有独钟。据说博尔赫斯还为她献过一首诗(“你变幻无常如同迷宫,将我与忧急的月儿一同幽禁……<sup>④</sup>)”。

艇上所有的人都是出于各种阿根廷式的狂热走到一起来的。埃尔·纳拓操着19世纪高卓人的方言四处游荡,说香烟是“pitos(鸟子)”,烟蒂是“puchos(婊子)”,他喝的不是咖那酒,而是“la tacuara(长矛)”,喝醉了,他就成了“mamao(醉汉)”。有时,费利佩得给他当翻译。费利佩是个年轻诗人,不好相处,有点儿让人受不了的狂热,尤其是对高卓人有不少浪漫、不切实际的念头。他总是在巴结埃尔·纳拓。贝劳斯特吉是船上的代理工程师,来自恩特里里乌斯<sup>⑤</sup>,继承当地的传统做了实证主义者。

① 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1874—1938):诗人,20世纪早期阿根廷文坛领袖人物,政治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同情阿根廷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民。

② 这个外号来自赫尔南德斯《马丁·菲耶罗归来》里的一个人物,意思是“狮子鼻”。

③ 西普里亚诺·雷耶斯:阿根廷最具领袖魅力的政坛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胡安·庇隆。无政府主义者。

④ 原文中为西班牙语。

⑤ 恩特里里乌斯:阿根廷内陆省份,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方。

他还是个使刀的好手,这对于信奉科学的实证主义者来说可不多见。这也是埃尔·纳拓现在还不敢惹这个不信奉上帝的美索不达米亚布尔什维克的原因。这是他们团结关系中的一个紧张因素,不过也只是紧张因素之一。露丝现在和费利佩在一起,尽管她应该是斯卡里道兹的人。斯卡里道兹在去苏黎世的途中失踪了。一个柔风沉醉的夜晚,潜艇在马托西纽什港<sup>①</sup>外滞留,诗人动情地朗诵了卢戈内斯的《孔雀》<sup>②</sup>,于是露丝便与他开始来往了。对于艇上的人来说,思乡就像晕船一样,有朝一日难受死了也就解脱了。正是这个念头支撑着他们活了下来。

‘不过斯卡里道兹确实又出现了,在不来梅港。他无缘无故被英国情报机关跟踪,刚刚穿过德国尚未被占领的地区。

“你为什么不去日内瓦,再想法跟我们联系?”

“我不想把他们引到伊巴恭高沙去。我派别人去了。”

“谁?”贝劳斯特吉问。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斯卡里道兹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这样可能是有点傻。”

“再没与他联系?”

“没有。”

“那他们肯定要盯上我们了。”贝劳斯特吉的脸阴沉下来。“不管他是谁,肯定被跟上了。你很会看人哪。”

“你想我怎么样?先带他去看精神病医生?权衡再三?再花上几个星期想来想去?”

“没错,”埃尔·纳拓扬了扬他的大拳头,“让女人去思考、去分析吧。男人就应该向前冲,与生活面对面。”

“真恶心。”格拉谢拉说道,“你哪儿是个男人,你是匹不要命的马。”

---

① 位于葡萄牙。

② 原文中为西班牙语。

“谢谢。”埃尔·纳拓鞠了个躬，一派高卓人的矜持风度。

没有人起哄。那晚甲板上的一番谈话充满濡湿温软的S音和Y腭音。多年的沮丧挫折、自缄其口，长期迂回曲折地逃避政治真理，国家对舌头的管制，这一切使阿根廷西班牙语带上了那种特有的忧悒沧桑……  
pero ché, no sós argentino...<sup>①</sup>(可是，嗨，你不是阿根廷人呀……)

巴伐利亚州，斯卡里道兹正跌跌撞撞穿过一座小镇边缘。只过了几分钟，后面就跟来了一部劳斯莱斯，装着阴险莫测的瞭望车顶，绿色的珀斯佩有机玻璃挡住了里面的情景。太阳刚刚落下。突然，传来枪声、马蹄声，还有带鼻音和金属质感的英语说话声。可这个古怪的小镇好像空无一人呀，怎么可能有这些声音呢？他走进一幢迷宫似的砖头建筑，那里曾经是口琴厂。成堆的铜钟躺在铸造车间的尘土里，永无鸣响之日。一面高墙新近粉刷过，上面马匹和旗手的影子杂沓奔突着。十几个人正坐在板凳上、板条箱上看电影。斯卡里道兹立刻看出这是一群流氓。烟头明明灭灭，女流氓用德语低声交谈着。男人们吃着香肠，用洁白的牙齿咬掉肠衣。牙齿保养得很好，在电影的光线中闪着熠熠的光。他们惹眼地戴着今年夏天占领区风行一时的卡里加利手套<sup>②</sup>：骨白色，手背上四条深紫色条纹呈扇状从手腕铺到指节。所有人的西装均为浅色，洁白如齿。斯卡里道兹经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苏黎世的长途跋涉，觉得他们简直太奢侈了。女人们不时交换双腿，如蝥蛇般紧张。空气中有股青草的气息，一种叶子燃烧的气味。对于思乡到极点的斯卡里道兹来说，这种气味很新鲜，令他想起平常在赛道上辛苦一天后闻到的新沏巴拉圭茶的味道。窗框装饰得富丽堂皇，向工厂的院子突出去。夏夜的空气在院子里缓缓流动着。电影的蓝光忽隐忽现，从空空的窗户中穿出来，像用气发出音符的人。画面越来越狂暴。“好！”这些穿佐特套装的人大声尖叫着，白手

① 西班牙语。

② 1920年著名的表现主义影片《卡里加利医生的药箱》中，卡里加利医生戴的手套即为白色。



套上下挥舞。他们的嘴和眼睛像孩子一样大张着。

一卷放完了,周围仍黑着。一个穿白色佐特套装的巨大身形站起来,伸伸腰,缓步径直走过来。斯卡里道兹蜷伏在那里,惊恐万状。

“他们在追你呢,朋友?”

“求求你——”

“没事儿,没事儿,跟我们一起看吧。是鲍勃·斯第尔演的,这老家伙挺棒的。你在这儿很安全。”其实多日以来,这伙人早就知道斯卡里道兹在附近,他们可以根据警方的动向推测出他的行踪。他本人没有露面,警方的行动却是明明白白的。这位布劳吉特·瓦科星用云室<sup>①</sup>做了个比喻:高速运动的粒子后面总是留下一条雾化尾迹……

“我不懂。”

“我好像也不怎么懂。不过我们什么事都会知道一点。现在赶时髦的家伙们都被那个叫‘核物理’的什么东西弄得晕头转向。”

电影过后,斯卡里道兹被介绍给葛哈特·冯·高尔,绰号“老马”,指国际象棋里的马。冯·高尔和瓦科星的人好像正在进行旅行商务会议。车队隆隆驶过占领区的街道,频繁更换卡车和巴士。没有时间真正睡觉,只是夜间在野地里打个盹,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出来换车,然后沿另一条路出发。没有目的地,没有固定安排。大部分车辆由一个经验丰富的汽车工爱德华·圣克劳德负责。他能用点火线短路的方法发动任何带轮子或履带的东西,另外还随身带着一个定做的乌木盒子,天鹅绒的里子上嵌满各种牌子、型号及年份的转动臂,以防车主连那部分都带走。

斯卡里道兹与冯·高尔两人一拍即合。这位电影导演出身的商人已决定用高额利润为自己未来所有的影片提供资金。“这是唯一能保证最后拍完的办法了,是不是?斯卡里道兹,你懂不懂这个?你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能不能给我们帮点忙?”

---

<sup>①</sup> 云室:核物理学里的术语。

“这要看你想要我们干什么了。”

“当然是电影了。你想拍什么？《马丁·菲耶罗》<sup>①</sup>怎么样？”

客户很满意。马丁·菲耶罗不仅是阿根廷伟大史诗中的高卓英雄，在潜艇上还被无政府主义者尊为圣人。多年来，赫尔南得斯的这部史诗在阿根廷政治思想中影响深远，每个人对之都有自己的理解，并频频引用，其热情不亚于19世纪的意大利政客们从《约婚夫妇》<sup>②</sup>中寻章摘句。这可以追溯到阿根廷由来已久的基本两极对立：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各省的对立，或是如费利佩所见，中央政府与高卓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对立。费利佩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有一顶那种圆檐的帽子，四周垂下许多小球。他习惯性地斜靠在舱梯旁，等着格拉谢拉。“晚上好，宝贝。不吻一下高卓的巴枯宁<sup>③</sup>吗？”

“我看你倒更像高卓的马克思。”格拉谢拉拖长了腔，撇下他走了。费利佩回去继续进行他正在为冯·高尔写的电影脚本。他用的是埃尔·纳拓的《马丁·菲耶罗》版本，书已经翻散了页，而且闻起来有股马味。那里面每一匹马的名字，埃尔·纳拓这个眼泪汪汪的醉鬼都能给你如数家珍……

日落时分，平野暮影重重，一望无垠。镜头角度放得很低。人们缓缓走近，孤身一人或三三两两，穿过平原，走进小河边的村子。马匹，牛群，人们生起火堆，驱走渐浓的黑暗。远处，地平线上，马背上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了，渐行渐近，这时片头字幕出现了。渐渐地，我们看到他背上斜背一把吉他，是个高卓流浪艺人。最后，他翻身下马，和火旁的人们坐在一起。饭毕，一巡咖那酒下肚，他伸手拿过吉他，信手拨弄起三根最低

① 《马丁·菲耶罗》：阿根廷诗人何塞·赫尔南得斯（1834—1886）的史诗，塑造了一个高卓英雄的形象。

② 《约婚夫妇》：19世纪意大利诗人、小说家亚历山大·曼佐尼（1785—1873）的历史小说，讲述一对基督徒农民相恋，后冲破重重阻力最终结合。

③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理论家。反对马克思。

的琴弦, 唱道:

我坐在这里歌唱,  
伴着心爱的老吉他,  
为了那无眠的人儿,  
愁肠百结的他,  
像那孤独的鸟儿,  
独自在星光下啾呀。<sup>①</sup>

随着高卓人的歌声, 故事渐渐展开——他早年在拉美大牧场的生活用蒙太奇手法一幕幕展现。然后军队来了, 将他征走, 带到边境去消灭印第安人。那时正是洛克将军<sup>②</sup>的时代, 他要灭绝草原上的人民以开拓他的疆土。他把村庄变成了劳动营, 把大部分的国家置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控制之下。马丁·菲耶罗很快厌倦了这一切, 这违背了他所有的善恶准则。他开了小差。他们派出一支人马追赶, 而马丁说服领头的中士站到了他的一边。他们一起逃过边界, 在荒野里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

这是第一部。七年之后, 赫尔南得斯写了《马丁·菲耶罗归来》。诗里, 这个高卓人妥协了, 重新回到了基督教社会, 放弃了自由而去追随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所推崇的“公司式”社会经济合作模式。一个非常道德化的结局, 却与初衷背道而驰。

“怎么办呢?” 冯·高尔似乎举棋不定, “两部分都拍, 还是只拍第一部分?”

---

① 原文中引西班牙语。

② 洛克将军: 1880—1887 年任阿根廷总统, 1880 到 1886 六年间对南美印第安人推行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其做法与德国将军洛塔尔·冯·特罗塔 1904—1906 年在非洲西南部对赫雷罗人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嗯……”斯卡里道兹准备说什么。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如果第一部叫座的话，拍成两部我可以赚得更多。只是第一部会叫座吗？”

“当然了。”

“那么反社会的东西？”

“可我们信仰的就是这个。”斯卡里道兹抗议道。

“可是最自由主义的高卓人最终也背叛了信仰。就那么回事呗。”

葛哈特·冯·高尔就是这样的人。格拉谢拉了解他的底细：他很有些路子，还和某些人物沾点亲带点故。去东角<sup>①</sup>过冬是通过染共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分部德国苯胺公司安排的。从染共体的另一分部、柏林的“廉价电影股份公司”那儿，冯·高尔拍电影的大部分家什都拿到了折扣价，特别是拉兹洛·雅夫发明的那种独特的“J氏乳剂”。那种乳剂不知怎么搞的，即使在普通日光下拍摄也可以让人的皮肤有半毫米那么透明。在冯·高尔的不朽名片《梦魇》里，这种乳剂得到了广泛应用，甚至在《马丁·菲耶罗》里可能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其实，这部史诗中唯一令冯·高尔着迷的是白人马丁·菲耶罗和黑人艾尔·莫雷诺之间赛歌的场面。这个构思很有意思。有了J氏乳剂，他就可以深入发掘参赛者的肤色，在使用J氏乳剂的画面和使用普通乳剂的画面间相互交叠，就像在聚焦、移焦和划变之间切换一样。他太喜欢划变这种技巧了！可以巧妙地在画面间进行转换。自从发现黑人支队真的在占领区里真实地生活着，尽管这与他无关，与他去年冬天在英格兰为“黑翼行动”拍摄的关于黑人支队的那些虚假镜头也毫不相干，“老马”还是洋洋得意。他抑制住内心的狂喜，四处穿梭，劲头十足。他相信，因为有了他的影片才诞生了黑人支队。“这是我的使命。”他带着只有德国导演才能摆出的无限谦恭，向斯卡里道兹如此宣布，“我的使命就是在占领区里种下现实的种子。这是

---

<sup>①</sup> 位于阿根廷北部海岸。

时代的召唤,我只能俯首听命。不知怎么回事,我塑造的形象被选去当化身了。我为黑人支队做的,同样也能为你们的草原和天空做……我可以拆掉你们的篱笆,拆掉迷宫的厚墙,我可以把你们带回你们快要记不起来的家园……”

他的疯狂显然传染给了斯卡里道兹,而斯卡里道兹返回潜艇,最终又将疯狂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似乎正是他们一直翘首以盼的。“非洲人!”一向一丝不苟的贝劳斯特吉在会上也做开了白日梦,“要是真的呢?要是真的我们回去了,回到大陆漂移之前的状态了呢?”

“回到冈瓦纳大陆,”费利佩喃喃呓语,“那时拉普拉塔<sup>①</sup>与非洲西南部正相对……中生代的难民坐渡船不是去蒙得维的亚<sup>②</sup>,而是去吕德里茨湾<sup>③</sup>……”

最终计划是想办法去吕讷堡灌木林建一个小型牧场。冯·高尔会在那儿跟他们会合。今晚,格拉谢拉·伊马戈·波塔莱斯靠着枪座,浮想联翩。他们能够容忍冯·高尔折衷的做法吗?引发的不只是一部电影那么简单哪。波将金漂亮的假村庄<sup>④</sup>骗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眼睛了吗?镁光灯下、银屏之上的高卓人能够保全他的灵魂吗?会不会最后来一个人,冯·高尔或是其他什么人,拍出一个第二部分,把他们的梦想统统粉碎?

头顶上,黄道带在缓缓移动。这种北半球的星座排列光滑如时针,她在阿根廷从未见过……突然,有线广播里传来长长的静电干扰声,贝劳斯特吉大声尖叫:“鳗鱼!鳗鱼!”鳗鱼,格拉谢拉满腹狐疑,鳗鱼?哦,对

① 位于阿根廷。

② 乌拉圭首都。

③ 位于纳米比亚。

④ 波将金(1739—1791):俄国国务和军事活动家,陆军元帅(1794),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和亲信。据传他为取悦女皇而下令在她巡游经过处搭建外观悦目的假村庄,因而波将金的假村庄成为矫饰的门面、气度不凡的虚假外表的代名词。

了,是鱼雷。嗨,贝劳斯特吉跟埃尔·纳拓一样糟糕,觉得自己必须履行某一种稀奇古怪的义务,要把德国潜艇上的俚语发扬光大。这儿简直成了一座海上巴别塔——鱼雷?他喊鱼雷干什么?

理由很充足。潜艇作为一个不明目标或不明反射点出现在美国船“约翰·E.捣蛋鬼”的雷达显示器上(潜艇啊,笑一下!),而“捣蛋鬼”号装备着先进的战后反光取景摄像机,现在正从侧翼加速前进。今晚的接收状况非常好,绿色的回收信号“肌理细腻得像婴儿的肌肤,”二等雷达兵司拜罗·特兰吉克斯塔西思<sup>①</sup>证明道。你可以一直看到亚速尔群岛<sup>②</sup>。海上的这个夏夜温顺柔和,闪着熠熠的荧光。可是,屏幕上现在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从原来的反射点上掉出来,很小但明确无误,移动得飞快,一圈又一圈地接近不动的中心,越来越近了——

“呼叫呼叫呼叫!”下面声波定位室里有人对着电话高喊。这意味着有敌方鱼雷来犯。餐厅里咖啡用具稀里哗啦,平行直尺和两脚规划过航位推算追踪仪的玻璃表面,美国船狼狈逃窜。这种情形在柯立芝<sup>③</sup>任内已是极为罕见。

鱼雷拖着白色的尾流飞速向前,意在拦腰截断正在绝望中挣扎的“捣蛋鬼”。一种叫做欧奈林的氢氯化物起了作用。这种药是从“捣蛋鬼”食堂的咖啡壶里流出来的。爱开玩笑的海员伯定——还能有谁呢——他最近去柏林时弄到了拉兹洛·雅夫声名远扬的醉药,今晚在咖啡里放了一大堆。

欧奈林改变时间的特性是调查人员最早的发现之一。谢兹林<sup>④</sup>在他的经典研究中写道,“这种药是主观上经历的……嗯……哦,这么说吧,就像把灌了银的海绵塞进你的脑袋里!”因此,今晚柔和的雷达海面反射信

① 名为希腊文,意思是蜘蛛;姓为医学术语,意思是毛细血管扩张。

② 亚速尔群岛:北大西洋中东部,属葡萄牙。

③ 柯立芝:美国第三十任总统(1923—1929),任内美国经济繁荣。

④ 大卫·谢兹林(1937— ):美国小说家。

号里,这两条致命的轨迹的确在空间上交叉了,但在时间上没有。在时间上差得远呢,呵呵。贝劳斯特吉鱼雷瞄准的是一条黑糊糊的、铁锈斑驳的弃船,扔在海里任凭风吹浪打。不过,在夜里,它却像一具骷髅,昭示着一个金属构造物的空虚,一个幽灵,即使比贝劳斯特吉更坚定的实证主义者都会被吓得不轻。后来发现,“捣蛋鬼”雷达显示屏上出现的快速前进的小小反射点是一具尸体,黑种肤色,可能是个北非人。护航舰后部三英寸枪座旁的船员花了半个小时把尸体射成了碎片。灰色的战舰在安全距离之外小心翼翼地滑过,生怕染上瘟疫。

你所穿过的这片大海究竟是怎样的海呀?你不止一次沉入海底,惊恐万状,被这些威胁吓得要死,困在这口钢铁做成的锅里,在你自己言语的汤料里软化成已经没有维他命的烂糊糊。经过了德雷福斯<sup>①</sup>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者才最终站出来行动。那么,什么能使你走出汤锅呢?是不是已经走出去了?是不是因为今晚遭受攻击而又最终得救的遭遇?你们会不会去灌木林,开始安顿下来,在那儿等待你们的导演到来?



运河边一棵高高的柳树下,树荫里,吉普车中,坐着齐切林和司机扎巴耶夫。扎巴耶夫是哈萨克人,十几岁年纪,却是大烟鬼一个,长着青春痘,永远阴沉着脸,头发梳得像美国的低音歌手弗兰克·斯那瑞<sup>②</sup>。现在,他正对着一片大麻皱眉头,问齐切林:“嗨,你应该多拿点儿。”

“自由对他值多少,我就拿多少。”齐切林解释道,“烟斗呢?”

“你怎么知道自由对他值多少钱?你知道我怎么看?我看你是在占

① 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当事人,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1894),而激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经重审予以平反昭雪(1906)。

② 弗兰克·斯那瑞(1915— ):美国歌唱家、演员,常梳溜光的大背头。

领区里待昏头了吧。”这个扎巴耶夫说是个司机,其实也是个狐朋狗友,所以他一定程度上可以随便点,可以对齐切林的智慧提出质疑。

“农民哎,你瞅瞅这份口供。那人闷闷不乐的,总是独来独往。他有问题。他要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在占领区里到处跑,那就对我们更有用了。不过要是把他关起来,对他倒会更好些。他连自己的自由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自由值多少钱了。所以我就定了个价钱,本来这也没什么嘛。”

“挺专制的。”小扎巴耶夫语带讥讽,“火柴在哪儿?”

不过这样也挺无奈的。齐切林喜欢斯洛索普。他觉得如果在正常历史时期,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朋友。穿着奇异的人都很懂得生活——更别提他身上还有股子他喜欢的古怪个性。当年在列宁格勒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妈妈手工为他缝制了一套学校联欢活动穿的衣服。是狼装。他站在镜子前把那身衣服套上。从那一分钟起,他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了。他是狼。

使用阿米妥审讯的事在齐切林脑海里纠缠不休,仿佛头痛的不是斯洛索普,而是他自己。深处,更深处——比政治,比性或婴儿的恐惧更有甚之……一头栽进了核的无边黑暗中……整个口供里都是“黑”的字样,黑色不断出现。斯洛索普从未提过恩赞的名字,也没提过黑人支队。但他确实提到了黑色装置。在他讲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德语里,还把“黑色”与一些奇怪的词联系到了一起:黑女人、黑火箭、黑色梦魇……这些新词好像都是下意识造出来的。在没有人能探索到的深处,是不是有一个根源,斯洛索普的黑色词汇都是从那儿发芽开花的?或者斯洛索普是不是通过语言已经发现了德国人取名的狂热,将天地万物分得越来越细,条分缕析,命名者与被命名者之间无可挽回地越来越远。他们甚至引进了数学里的排列组合,将已有的名词撮合成新词,像化学家摆弄分子一样毫无道理地、无止境地折腾词汇……

确实,这人是个谜。盖丽·特里平第一次送信说他在占领区里出现



时,齐切林并不十分感兴趣,只是像对待其他几十个人一样对他留了点神。随着监视一步步加强,有件事变得越来越奇怪:他好像是孤身一人。至今斯洛索普还没有记录、盯梢、发现或劫走任何有关 A4 的设备或情报。他既不向特弹组、联合情报委<sup>①</sup>、巴孚<sup>②</sup>、英国技术情报处,也不向任何美国类似的情报机关报告。实际上,他没有向任何已知的盟军机构报告。不过,他也是那些虔诚的徒众之一。这些捡破烂的人正沿着 A4 火箭连撤退的路线紧追不舍,从荷兰的霍克一直穿过下萨克森州。朝圣者沿着这条天路,诚惶诚恐,每一点东西都是圣迹,不容错过;每一片手稿都当成了《圣经》,要仔细研究。

但是斯洛索普对普通的设备没兴趣。他养精蓄锐,必有所图,肯定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是黑色火箭?是 00000?恩赞也在寻找它,还有那个神秘的黑色装置。尽管这些东西藏了起来,斯洛索普受自己的黑色情结驱使,很有可能会响应它们的要求,不断回来,一圈一圈地接近恩赞,直到完成使命,找到设备。这只是很强的预感,齐切林不会写在书面上。从行动上说,他和斯洛索普一样是独自一人,需要报告的时候也是直接向人民委员会下面马林科夫负责的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央空气动力及水力研究所的任务多多少少只是个幌子)。不过斯洛索普是他的囊中之物,他会派人跟着他的。如果跟丢了,那就再找回来。糟糕的是没办法催他去找恩赞,不过齐切林也没有傻到会认为所有美国人都像马维上校那么容易利用,因为马维少校对黑色有一种特殊的反射……

真遗憾。齐切林和斯洛索普本可以一起抽抽大麻,对盖丽还有其他废墟里的女孩子评头论足一番。他本可以唱唱妈妈教给他的美国歌曲,基辅的摇篮曲,星光、恋人、白色的花儿,还有夜莺……

“下次我们再碰上那个英国人,”扎巴耶夫好奇地看着齐切林放在方

---

① 全称为“联合情报目标分委员会”。

② 来源不明。